

歷史故事新編

楚霸王項羽



序

有人說：「楚霸王是一位天下無敵的百勝將軍。他在烏江對亭長所說的一番話，的確很使人同情他，惋惜他，甚至爲他流淚。其實，楚項羽的一生，除了那拔山舉鼎，破釜沉舟，九敗章邯的神力，堅毅，和威武以外，就沒有半點值得我們留戀的了。因爲，他的認識不透澈，他的心地很自利，他的性情很殘暴，他的言行又很荒謬……」

這裏，我以爲應該要替他闡述一下：楚霸王得到如此下場，完全是懷王和劉邦賜予他的一點禮物。假使懷王不使劉邦去坐享這不勞而獲的功績——先到咸陽——他決不會從革命的正途轉向不正軌的路上去的；如果沒有轉入邪路，以後一切的殘暴行爲就不會絡繹不絕地發生了。所以，追根究源，懷王之給楚霸王殺死，是活該的，所差者便

是以下犯上，歷史上鐵一般地指責他有着裁帝的污點。至於他殲滅二十萬降兵，這也有他的顧慮存在，我們應該破格原諒他當時所處的環境。

虞姬，死得真可憐！同時，他的死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欽佩和敬仰的。

項羽目次

序

一	廟前舉鼎	一
二	劉邦碭山斬蟒	一〇
三	破釜沉舟	二〇
四	鴻門之宴	二九
五	殘酷的屠城手段	四〇
六	登臺拜帥的韓信	四九
七	楚漢戰爭	五八
八	失去了一位謀士	六七
九	賤妾何聊生	七七
十	烏江自刎	八七——九六

了。」

當下，項羽受到叔父的辱罵，心裏很覺慚愧。不過他很明白叔父還沒有認識自己的志願，了解自己的個性。他乘叔父的怒氣平靜下來之後，才毅然地表白出來：

『叔父！文字祇要能夠分辨出每一個人的名姓就行了；劍是敵一個人的傢伙，也很不配我的學習。』

『那你究竟想學些什麼呢？』項梁很驚異的問。

『現在我所需要學的，是能敵萬夫的兵法。』

項梁聽見項羽吐露出本人的志願，心裏萬分喜悅，他覺得他年少志大，將來的前程一定不可以限量的。項梁本是楚國大將項燕的兒子，由於父親的傳授，兵法自然有相當的經驗，作戰也有驚人的本領。所謂「將門之子」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。

項羽既懷大志，且又得到叔父把他最歡喜的學術悉心教練他，自然比學什麼都用心百倍，進步百倍了。

他除了體格魁梧以外，還有着一對不如常人的眼睛，他眼睛裏的瞳人是兩樣的，因此比常人多了一個瞳人，當他睜大那對雙瞳眼睛的時候，便像有火射出來一樣，炯炯逼人，使人望而生畏。……

十八歲的項羽，有一天到塗山禹王廟裏閒逛，不知怎的高興得了不得，呆呆地朝着銅鼎望着。那銅鼎是安放在廟前的大庭院上，三足兩耳，足有五千五百斤重量。自鑄成以來，從未有人單獨推得動它半釐半分。

這時忽有一個人在項羽肩上了幾拍，說：

『羽兄，你對這銅鼎看什麼？可不是想舉起它麼？』

因為項羽的心也在這樣想着，又經那人一激，登時便點了點頭。

「恐怕羽兄的力量很難做得到呢！」

「好，讓我去試一試。」

他邊說邊走到銅鼎旁，捲起衣袖，伸手把鼎一推，鼎即隨着倒下，他又略用氣力，接連掀起，然後才站穩脚步，以右手握緊鼎足，口裏叫了一句「起」！鼎便跟着他的手離地而起。

登時，在旁觀着的人都齊聲喊好！掌聲像雷鳴似的響着。項羽將鼎放下，面容依舊，氣息不喘。那激他的人連忙行到他身旁，說出不少贊譽諂媚的話，可是項羽一點也不驕傲，若無其事的交談着。

當時，秦始皇暴虐無道，民衆敢怒而不敢言。秦始皇用武力併吞了齊，楚，燕，趙，魏，韓六國後，就認爲自己的德行高過三皇，功勞勝過五帝，因此將「秦王」的名稱改做「皇帝」。「皇帝」的稱呼既給他開始取用，他還不足，他幻想中國的皇帝要由他的子子孫孫

做下去，所以自己稱作「始皇」，將來就二世三世四世五世直至千百千萬世。

秦始皇既有這種傳統思想，便免不得要防範別人搶奪帝位。據他的見解，周朝之亡，多因周武王沒有駕馭諸侯的方法，故此將那規定的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，完全廢除；同時又怕民衆謀反，下令把民間所藏的兵器，一統籠收到咸陽來，將它熔化，鑄成大鐘大鐃；並造成十二個銅人，每一個重量二十四萬斤，放在宮庭裏面。這種武力侵襲的大患既除，就不怕民衆起來革他的命了，即使有革命的話，却沒有武器，於是秦始皇安然自得，萬世無憂。

不久，他又多了一樁心事，多了一種恐怕。他覺得天下間的學者最討厭，所謂口誅筆伐，是讀書人的利器。這種利器，比武器更犀利，歷史上所有的爭鬥，多數由學者而起。因為學者有豐富的智謀，有

難測的野心，萬一他們倡言反抗，雖然民衆沒有兵器，但頭腦却會因他搖筆吶喊而起來搗亂的……。

當秦始皇把這個意見提出對丞相李斯討論時，李斯立刻便貢獻一個殘酷的計劃。果然，秦始皇同意地點點頭，御口裏吐出「妙計」兩個字。

中國各省各縣，都爲了李斯的妙計而把家藏的詩經，老子，莊子，孟子，墨子，尚書和百家書籍等，繳到官廳裏去，眼睜睜地望着它給火燄來毀滅；最後，還有這一張佈告：

「……如讀書論典者，格殺罪！引徵古書，毀謗皇上者，滅族！一月之內，民間有藏書而不繳送官廳者，查明屬實，發配邊疆，充塞萬里長城苦役……」

文化遭了厄運，接着文人也逃不過一場大難……。

驪山陵谷中，新近有了一個溫室。溫室裏種了許多瓜，瓜熟之後，秦始皇召集一羣有名望的學者到殿前，問他們瓜熟的理由。他們各人稟奏一個意見，所以，怎會有正確的結論呢？秦始皇就裝出很奇怪而又很溫和的樣子說：

「朕命你們到驪山溫室裏，實地考察一下，再來解決吧！」

「皇命難違。」是秦始皇壓迫民衆一種最平凡的法律，學者們聽了皇上的口詔，便一齊來到溫室。當他們在溫室裏作詳細的探討時，嘩拉一聲，如天崩，如地裂，可憐這一千六百多個博學多才的學者，遂葬身阮道，活活地犧牲了。這，原是李斯的毒辣手段，預先在溫室設了機關，存心給未來的學者作一個警告，多慮的秦始皇怎不會稱爲妙計呢！

秦始皇雖然用千方百計來鞏固秦氏的皇位，但被壓迫得透不過氣

的民衆，每一個都偷偷地咒罵着。不過，他們曉得咒罵而不曉得團結，咒罵又有什麼用呢？漸漸地，秦始皇變本加厲，更極盡他壓榨的能力了。

在民間，一提起那焚書、坑儒的事績，民衆便咬牙切齒，無限的忿恨。最後，由咒罵而踏入團結的階段——秘密作反秦的工作，一件爲弱小民衆解除痛苦的工作。

怒吼之聲由秘密而公開。不久，江南也有這些反秦的組織發現。

項羽，嘗透了亡國的痛楚，緊記着亡國的恥辱，他給那反秦怒吼的聲響觸起了心事，他那不易受人克制的豪傑性格，現在到了解脫克制的時候了！因此，他對項梁說：

「叔父，我要替楚國報仇，我要掙扎自由，我不能再給秦始皇壓迫下去！你看，反秦的聲浪這麼高，我們還不去加入他們的組織再待

何時？」

「孩子，」項梁說：「時機尚未成熟呢。你的志願，我的心意，可不是一樣的嗎？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孩子！再忍耐一些時候吧！」

「時機到幾時才成熟呢？」

「我想不久就要來臨了吧。」

「不久，我真等得不耐煩啊！」

項羽心裏雖然煎迫到極點，可是在叔父嚴厲管轄之下，祇好度日如年似的守候着反秦的時機來臨。

每天，他都在研究能敵萬人的兵法。

二 劉邦礪山斬蟒

終於，項羽朝夕盼望的時機，是來臨了。

秦始皇使劉福到扶桑求不死的靈藥，一去不返，因此他在那年就駕崩咸陽，他的兒子胡亥襲了皇位，稱爲秦二世。

替秦始皇想「妙計」出來壓迫民衆的趙高和李斯，現在把持金都政權，愈加倒行逆施，不管民衆的死活了啊。

那時河北密雲縣缺乏將官，趙高即命大將陳勝吳廣前往屯守，兵士共有九百多個。他倆接到命令，立刻起隊出發，滿想依時到達，誰知道在半路上遇着大雨，洪水泛濫，前進不得，故此祇好逗留。這樣一連過了十幾天，算算已經超過期限，秦皇的法制；凡是行軍超過期限，就作藐視法令看待，立刻斬首。

陳勝和吳廣，在秦始皇手下做了多年大將，對於這條無情的軍法是很知道的，因此他倆便暗中商量，與其到了河北送死，不如掉轉槍頭，做一下反秦壯舉，遲早都是一死，也好奮激那些被壓迫民衆的雄心。於是，抱定宗旨，迅速地將軍中幾個由趙高委派隨行的長官殺死，更將秦皇的殘暴行爲對九百多個兵士作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，便把義旗一舉，首先發難。

凡事祇需有人領先，自會有同情者接踵而起。何況，陳吳的反秦，是當時一種最受被壓迫者歡迎的偉大壯舉。不多時，各地響應，山東，山西，河南，河北和吳楚之間，沒有一處沒有革命的志士潛伏着，但得有人出來領導，立刻就會有成立一枝軍隊的可能。

殷通，是會稽郡的郡守，是一位騎牆主義者。他鑒於革命風雲日熾，就暗中未雨綢繆，作將來保存地位的預備，因此便差人請項梁來

商議。項梁見他有此思想，假裝着很難辦得到的樣子說：

『事情雖然很好，但我獨力難持呢！』

『桓楚不是你的朋友麼？你可以和他合作啊！』

『不知他現在逃亡到那裏了。』

『可能找着他麼？』

『那……』項梁沉思了一會，有計劃的回答：『那祇有我的姪兒可以找着他。』

『好極了，你快去把令姪找來見我。』殷通興奮得了不得。

項梁知道自己的計劃成功，立刻回家見了項羽，悄悄地說：

『項羽，我們反秦的時機到了，祇是殷通那廝很可惡，勢不能和我們合作到底的；你去會見他時，看我的眼色殺了他吧。』

自然，項羽的英雄出頭時機來臨，那有不精神百倍呢。當下藏了

利劍，雄糾糾地跟他叔父到了郡守府第，候在門口，讓項梁進去通報。不一會，殷通很快樂的出來歡迎：

「世兄光臨，請進裏面談話。」

「謝郡守！」

進了客廳，殷通急不待緩地問：

「世兄可知道桓楚的下落麼？」

這時，項梁已經對項羽使了個眼色，項羽便不去回答，立即趕到殷通座前，左手揪住他的衣服，右手抽出利劍，祇見白光一閃，血花飛濺，殷通反秦未成，腦袋却先給革命者做了試驗品。當時郡守府裏的人，都莫明其妙，那些胆大的衛兵們，趕忙奔來和項羽對殺，可是怎能敵得過他的神力呢？

結果，給項梁叔姪兩人，殺了百多個衛兵，奪取了郡守的信印，

召集平時所認識的豪傑，當衆宣佈他與師反秦的大計。這樣一來，總共收了八千多勇士。——將官便是桓楚、季布，子英，鍾離昧四人。他們平定江東，隨即渡過長江，向北方進發，沿途又有很多反秦的革命份子加入，因此來到下邳，已經有七八萬的人了。

項梁很知道兩軍對敵，是少不了一個隨軍謀士的，故所以特派季布去，延聘那位足智多謀的隱士范增來，掌管參謀的大權。

范增，是位七十多歲的老者，真不愧是神機妙算的謀士，當他應召而來的時候，那首先舉起革命旗幟的陳勝和吳廣，反秦沒有多少時日，便自立爲楚王，民衆因之大失所望。不久，給秦將章邯與兵追殺，到汝陰地界，竟遭自己的車夫莊貫反叛殺死。范增見着陳吳的失敗，所以一踏進項梁的營帳，就堅決地提出這種切理的主張：

「陳勝吳廣的失敗，是必然的結果。因爲秦吞六國，楚根本沒有